

○女性文学论集

苦难的升华

● 于 青 著



DISTILLATION OF MISERY

○安徽文艺出版社



女性文学论集

苦难的升华

于青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苦难的升华——女性文学论集

于青著

责任编辑：林敏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路寨283号）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杏花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插页：3

字数：170000

版次：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

标准书号：ISBN7—5396—0713—0/I·638

定价：3.6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于青，笔名亦清，亦小井、雨人等。一九八七年毕业于山东师大中文系，获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已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万字，出版中篇小说集《永远的贵族》，与人合作编著了《张爱玲文集》、《世界情爱名著鉴赏词典》、《旅外文丛》、《东方的魅力》等。



喜欢生活在文学的边缘

序

李子云

于青是近几年开始以女性主义的观点来进行文学评论的年青评论者之一。我虽未读遍她的全部文章，但凡于报刊上见到的则必读。她的文章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她不像某些评论者那样，从女权主义的某些概念出发，而是根据客观实际进行评论。同时，她用笔持平，不取过激态度。这些，都为我所欣赏。

其实，我并没有资格为一本女性主义的文学评论集写序。——于青本人不以女权主义者自诩，我也认为女性主义一词也许对她更为贴切。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这些理论，只不过由于自己身为妇女，有时又写一些有关女作家的评论文章，所以不免经常浏览这方面的文章。所谓浏览，就是碰上什么看什么。由于自己不能直接从外文进行阅读，只能倚仗翻译过来的有限资料和国内研究者的文章来“瞎子摸象”。这样，自然不可能窥其全貌，想进行系统研究也做不到。凭我极其有限的一些接触，我感觉女权主义理论派别复杂，莫衷一是。对这些以唤醒妇女的自我意识并号召她们起来维护自己权益的学者、社会活动家的学识、智慧和勇气，我很敬佩。但是，对于她们的主张，有的我接受，有的我却不为为

然。比如，力图摆脱“第二性”的地位，力争作为“人”和男性应占有同样的位置的主张，我赞成。但是，那种企图由“第二性”变为“第一性”，与男性采取对立的态度，企图压倒对方并取而代之的态度，我虽理解，却不赞成。

平分秋色即可，何必独占鳌头？

正因为我的观点不够激进，所以对于女权主义的兴起，我始终处于旁观者的位置。而且，在文章中，比之女权主义，我更习惯用女性主义。我发现于青在所有讨论这方面问题的文章中，用的也是女性主义一词。从名词的选用上，我就觉得我们对于某些问题的见解可能有一致之处。

我很同意她所提出的，两性之间固然有互相对立的一面，但是，世界毕竟是由两性共同组成的。因此，只有两性之间形成合作的关系，才能组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世界，于青引用了法国著名作家莫罗阿在《人生五大问题》中的一段话：

“没有两性的合作，决没有真正的文明。但两性之间没有对于异点的相互接受，对于不同天性的互相尊重，也便没有真正的两性的合作。”这是来自男性世界的对于理想的两性关系的看法。对于差异的相互接受和对于不同天性的互相尊重，对于建立真正的文明社会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在真正文明社会到来之前，对于妇女来说，头等重要的问题则争取两性之间的真正平等。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都以男子为中心。妇女始终处于从属和被压抑的地位。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民主、平等思潮的兴起，妇女的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她们要从附属的奴隶变成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于是出现了女性向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的抗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两性之间的某种对立自然也难于避免。其实，妇女要摆脱“第二

性”的地位，一方面需要摧毁歧视妇女的各种法律、制度以及社会观念。另方面则应以自身的表现来证明妇女在各个方面都能够与男子平起平坐，从而获得男子的承认。

于青正是以这样一种观点来对五四以来女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纵的和横的剖析。文章具有个人见地，令人生发兴趣。

于青对五四之后女作家初登文坛之际，在兴奋激动的情绪下任凭感情泛滥的状况，对于抗日战争开始后，妇女问题和女性文学在民族存亡关头被忽略的事实，都作了一番梳理，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其中令人最感兴味的是她对新时期女性文学所作的分析。尽管可能你只同意她的某些观点、不同意她的另些观点，但可以看到的是，她的这些论点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然后提出来的。她认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起点连结着三十年代女性文学的终点，由此出发再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个提法很有意思。不过，如果将这一说法只限于那些自觉地反映妇女要求改善自身处境的作品，可能更合适一些。否则，女性文学从三十年代直接跨到八十年代，就将她极力推崇的张爱玲的作品也排除在外了。

于青在文章中多次谈论到在新时期女作家大批涌现的初期，在一些女性意识刚刚觉醒的女作家中，出现了一种“雄化”的现象。过去我在文章中也曾谈到过女性雄化的问题，当时我们所指的是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我们的社会里，不照顾妇女生理上的特点，让她们和男性一样承担她们力所不能的劳动这一非正常现象。于青所说的则是觉醒了的女性在向男性中心社会进行挑战、抗争时所出现的“自我雄化”的问题。这一代女作家已不像五四时期的女作家那样，仅仅是向社会、向父辈要求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

一个终身依靠的伴侣的权利。在当年，在反封建这一点上，除丁玲稍有不同之外，她们基本上都是可以和男子互相携手、并肩作战的。而此时，大多数女作家们已意识到她们要摆脱几千年来受凌辱、受歧视的悲惨命运，并不是靠自由选择依靠对象能够取得的，而是必须在社会上取得和男性同样的权利。她们必须在经济上独立，有自己的事业，从只负担家务劳动、从做丈夫的附属品的状况中解放出来。她们要求得到她们应该得到的那一半权利。这种要求受到来自男性世界的不同形式的反抗。不少男子不仅不再是女子的伙伴，而且成为交战的对手。从某些男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也可见到这种表现。不少男作家笔下的女性楷模、女性典范仍然是温柔、顺从、没有个人意志、依附男性、为男性而生、为男性而死、充满献身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第二性”。当然，也有男作家对女性饱含理解（如张弦）与尊重（如王蒙）之情，但这毕竟是少数。于是，一些女作家在作品中奋起反抗。她们大喊大叫地进行控诉，她们声嘶力竭地进行抨击抗议。她们笔下的人物有时显得精神亢奋、焦躁、甚至出言粗野。这也就是于青所说的雄化现象。对于这种过激的表现，身为妇女的我们，能够理解，但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够坚强、缺乏自信、“色厉内荏”的表现。过份的自尊其实是自卑的另一种呈现形式。我们不是屡屡看到这种女主人公受到挫折之后，精神状态立即从亢奋、焦躁不安转为抑郁沮丧。以我不多的接触，我觉得西方某些女权主义者也有这种过份情绪化的表现。其实过度情绪化正是弱女子的一种特征。在这个问题上，于青和我们似乎具有共识。

在某些问题上，我又不完全同意于青的意见。比如她对

大陆某些“第五代”女作家、特别是香港女作家亦舒的看法。首先，我认为，就总体而言，亦舒是不能和所谓“第五代”女作家相提并论的。其次，她认为这些作家是女性自我意识业已成熟、因而生活得非常潇洒的一代。我则认为她们——某些“第五代”女作家，特别是亦舒表现的不过是已经适应了商业社会、或者说应商业社会需要而生的“白领丽人”的情绪。她们首先是“丽人”，以“丽人”身份取得白领地位。于是，她们开始以个人为中心，她们毫不留情地甩掉了家庭、丈夫、儿女的羁绊，取得了《方舟》中诸女性所未取得的感情的自由。但是，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那就是，你所处身的社会究竟如何接纳你。无论是做歌星，做时装模特儿，还是当部门经理，尽管是在表面上奉行Lady first的香港，似乎也难排除性别歧视。因此，那些白领丽人所表现出来的潇洒，如果不是来自她对自身真实处境的视而不见，那就是她有意回避困境为自己编织出一个个美丽的故事，细心读来，不难发现其中虚矫做作的成份。在这一看法上我与于青似乎又有小小的差异。

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于青对于张爱玲的评价。虽然收入本集的文章论及张爱玲的部分不多，但我知道于青极欣赏她，现正在做张爱玲的专题研究。尽管极为欣赏，她仍将她置于适当的位置上。张爱玲在现代女作家中是个异数。八十年代之前她完全被排斥于中国新文学史之外。她的作品也在大陆绝迹。1984年柯灵发表《遥寄张爱玲》后，却引起了一股张爱玲热。但大部分叫好的文章并未能切中要害。于青的分析虽未充分展开，但她的论点，即在张爱玲作品中展现了女性传统意识中的深层心理积淀，展露了半官半宦人家

的小姐、媳妇，在封建心狱中所经历的种种煎熬，言简而意赅。从女性主义文学的观点看来，张爱玲笔下没有出现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人物，但她对于那一时代不具备独立条件的妇女，在封建牢笼里所进行的绝望的挣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人性畸变，揭露得可谓彻底而毫不留余地，令人感到惊心动魄、毛骨悚然。几乎可以说至今尚无人出其右。张爱玲的成就与价值就在这里。在这一点上，我和于青所见又略同。

在意见相同与不同之间，于青的文章却能给人以启发。评论文章能达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

1991.10.4

6

目 录

序

李子云

苦难的升华	1
不断成熟的世界	49
来自历史深处的关注	74
两性世界的对立与合作	83
铁瑞西斯的选择	93
一个神秘的“怪圈”	99
一个充满活力的支点	106
女奴时代的谢幕	113
走出“玫瑰门”	125
上海屋檐下	133
只有一个太阳	139
世界的水是相通的	146
写得就是潇洒	149
自己的天空	152
亦舒的小说世界	156
如歌的行板	160
中国没有杜拉	164

*

*

*

“打出世界上去”	168
重振“泱泱大风”	175
复杂性格之系统初探	181
超越与沉落	193
论鲁迅小说的空白艺术	205
艺术极致，还是江郎才尽？	224
龙年没有龙旋风	229
漫谈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	232

〔女性文学论〕

苦难的升华

——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历史发展轨迹

引言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

绝不是人为地将文学以性别划分为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人类文学中确实存有这种现象：女作家“以切身体会来描写女性经历”。在这些以描写女性的切身体会和经历为主要旨义的作品里，鲜明地体现了女作家的主体意识，生发出一种令读者感到亲切，使作品满贯着生气的唯女作家才具有的女性意识。我们称这部分文学为女性文学，并把女性文学的精髓——女性意识做为研究女性文学的主要切入点。

人们把女性心理称为“人类经验的二分之一”。专事描写女性心理和女性经历的女性文学自然也包容了人类文化的二分之一甚或更多。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提出，并非将其孤立地抽出于人类社会和人的意识之外，而恰恰是从女性意识的发展和进化里识读出人类社会的进化和人类意识的文明程度。正如法国学者西蒙·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女人》中所指示的：“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的整体。”从女性意识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文化现象。于是，如何评估女性意识的文明进程和历史地位，实际上也即是如何评估整个人类的意识进程和历史进程。女性文学的研究，便不能不是一种文艺社会学的研究。以往的女性文学研究，在注意到个别的女性文学评价的同时，却又忽略了整体的女性意识的历史地位；在肯定了当时女性意识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又忽略了整个人类意识的文明进程。这样，女性文学的研究只留下了孤立的、各自为营的环节，却形不成一条完整的历史文化的链条，甚至环与环之间还有脱节、错位乃至失误的现象。经验提示了我们，研究女性文学不能框囿于现象本身，而应站在现象之外，分析和阐释形成现象的文化背景深层的意识积淀，本文对女性意识研究角度的设立，便是基于对上述研究现状的认识，把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放置于整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变化中去辨析，将女性意识的个体发展置身于整个民族文化意识的文明进程中去认识，并试图结成联系着女性意识嬗变的历史链条，以真正发掘出这一链条每一环节的意义和作用，这是形成女性文学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研究角度的确立也自然规范了阶段划分的逻辑起点。固

然，女性意识的发展有其历时的必然指向，但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则是共时的态势。由于女性意识本身所包容和涵盖的复杂性，使女性意识的独特现象中经常呈现出交叉和错位的历史进程。于是，与研究角度相应，我们对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发展阶段划分以其意识的发展层次为依据，在历时的指向的同时，进行共时的分析和界定，并由此划分出女性意识发展中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女性中心意识阶段、女性内审意识阶段和女性自我意识阶段。它们所跨越的时间是从五·四到新时期的总共六十个年头。

马克思曾经把男子的心理誉为人类心灵的勇敢一半，把妇女心理誉为人类心灵美好的一半。对于把这美好的一面给予展现的女性文学，仅从学术的角度给予讨论和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她需要文明心灵的体验和沟通，需要人类意识对于女性命运的深深地理解和认同。虽然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也愿竭尽全力役成此文，以使人们透过女性意识的历史沉浮，深深领略其“人类心灵美好的一半”。这，就是本篇论文所愿望和所努力的！

一、走出伊甸园

——女性意识从觉醒走向女性中心意识

不在《圣经》的记载里，上帝曾经为人类安排了一个其乐融融的伊甸园。由于人类的始祖偷吃了智慧果，便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人们从这段传说中得到一个启示。无论上帝的安排多么和谐，人类终是一个追求智慧，追求文明的不安份

的生灵。如果说，中国善良的女性一直生长在由“上帝”——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安排的“伊甸园”里，那么，自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中国女性方开始真正走出伊甸园，踏上了追求人类文明的艰难征程。

正是从五·四开始，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才开始书写了她崭新的一页。

正如人们所逐渐认识到的：自由之神降临中国文学是在五·四时期。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不幸，西方在希腊时代就有哲人箴言：“认识你自己”，而中国却在二十世纪初才知道“自己”的存在。如同当时文学家所感慨的：“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①一九一八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延续几千年的“吃人历史的控诉”，成为中国第一篇“人权宣言”而揭开了现代文学序幕。“个性解放”的旗帜几乎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旗。文学家与其说是用文艺这种形式参与一场“为人生”的热战，无宁说是借手中的笔发泄出沉积多年的“人”的呼喊。自由意识、个性意识、人的意识成为五·四文坛的主体意识，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人”的文学的浪涌。

女性文学便是这片浪涌里的一股。

五·四之前也有“女性文学”。然而这些也记载着女性经历和生活的文学，不过是生活于那个“伊甸园”里的懵懂未醒的女奴们的几声梦呓和几声叹息。鲜有女性意识中“人”的自觉。恒长几千年中国女性的地位，早已决定了女性不过是封建伊甸王国里的附庸。正如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

的帝王史》。

①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